



^ 16
2798
7



門
卷
16
2798
7

黃漳浦集卷十二

論

本治論

洪思曰天啓初子爲庶常時作時政在闈寺王道墜矣禮樂不講知天下之將亂

爲治而不明王道述禮樂以視天下其猶社歟社者蓬躩而食
椹椹而去乾餼集詬以爲情實故天下者非沿俗之所能治也
沿俗之治循衣而坐大問車馬小察雞豕有或啓口序先王之
道則必以爲朽慙決笑而去夫先王者而皆艸野耳食不試之
士則爲決笑宜爾先王亦嘗坐明堂立表懸象垂則百世獨以
其言爲過者何也古昔聖賢結設話告動必曰天天者聖賢所
以明人示有尊也人君之尊於人無上以爲無上之尊可立象
不可以施化故爲之天地社稷日月山川四時之祀以致其齊

昭和十九年
七月二十八日
購求

邀引其卷曲又擗勝社之嗣簡碩德之彥體近意匹以爲之賓
爲之師言立人者承天則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未均廢也詩首
夫婦春秋首兄弟書首君臣其意亦自朋友取也唐虞之稱其
臣曰鄰曰股肱殷周之稱其臣曰友邦曰甥舅伯父叔父以爲
天子者尊不絕上貴不絕下尊絕上則奸桀生心貴絕下則忠
讜不効故爲天子者有一德之朋有壽人之朋有燕及之朋天
子見一德之朋差軒而授几伸玉於俯紕玉於仰言論疊疊先
引而後竟見壽人之朋侑飲而導舉劔首直與絢屨不齧言論
加煦後大而先細見燕及之朋離門而御鐘鼓北房而進琴瑟
脩職陳藝油油而退凱凱終日天子有此三朋者而後見人所
祇受於天有其等級有其德慧有長不敢傲才不敢肆而後知
人所立體於山川耀精於水火參差相式光景相避而後其體

肅其性理言動以時和敬以立而後以爲禮樂以郊祀天地及
其宗廟山川秩農祥蠶室之作辨朝聘會同之事臨辟雍敎詩
書旌賢黜奸章內別外而後淫聲不蕩炫舞不飾器物有度章
采有制而後農守其畔士安其業內外邪僞上皆知之上訊不
煩而下白其式夫如是而後先王之道備舉矣先王之道不舉
而謂天子無朋禮樂世廢舉之則爲訟藪者此大誣民不可不
別也故夫婦兄弟朋友此三者之倫自天子博不自天子薄也
天子之動必敬天敬天而後敬人敬人而後可阜萬民而致百
神故言朋友之倫於天子而絕者猶挈瓢之民傲帝以爲無涉
者也君臣之倫通於絕域朋友之道喻於極貫火上於天其勢
太孤以宥天下謂之大有大有初九害生無交六五有交上祐
於天故友者佑也畜者孝也兩者道之至大者也雲興於中而

山畜之本天之氣而以奉天謂之大孝天爲至剛昧晦其精借日麗暉爲之大有故大有者明堂之義大畜者封禪之道也古者天子封禪必在介丘之下所以明天之所封崕嶺無增也故就壇以示卑夫有聖賢之德在位於下纓冕不益貴徒跣不加賤則天子齒遇焉藉茅而承之是石閭鄧林所致其風雨也天子必與聖賢競貴則暴悖梟鷲者必與行業無與字天子競位是以天地交閉則沴厲遞作彗孛雜見陵谷傾變濁者反清窪者反突高者反下直者反屈故天子之稱臣妾天下以爲大奉則可以爲大取則不可也天子而敬天地禮日月祇事宗廟則必敬其夫婦天子而事山川柴望祭脩告五禮六帛奉五嶽四瀆社稷鬼神則必敬其朋友子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臣妾天下者天下奉之以爲

敬非以爲傲也古之士貴故天子與貴今之士賤故天子與賤貴不必人益賢賤不必人益愚物簡則與貴物多則與賤古者王后甚辨屏宁甚設陰德所治三妃九嬪二十七夫人八十一尙御凡百二十人陽德所治公卿大夫士之數如之倍長而三又倍而六象天地之候晝夜之策繁數極矣以故其晉接易周笑語易洽情貌通而施化一邪窕不生視聽不惑今內外所治動數千人冠帶之倫日棄職事朝夕過從折百分之一有終歲不得名狀以故湫陰沍於內愆陽曠於外灌翳蒙叢不可得而材也不可得而材則蠹生其中蠹生其中則醜竅而瘡瘡音由臭惡肉與天子於是謂是可賤者簡眠而賤之輿不爲下伏不爲起獸豢而鳥視其臣下又無有蹈古之志拔身之能其所事者不過與輿臺刀筆同事其所誦說則自貂璫女史老故倭兒勝側理

者皆足以治之自是而乞言齒冑燕召坐論游豫對問之禮皆絕也禮絕而後樂熄樂熄而後王道不作故鹿鳴之禮廢而鴛鴦之刺興伐木之禮廢而頍弁之詩作蓼蕭之禮廢而魚藻之刺興湛露之禮廢而采芣之詩作菁莪之禮廢而匏葉之刺興此五詩者皆所以刺禮樂之不興恩澤之不降君臣之誼衰而朋友之道絕也聖人者灼其大原故要於和敬以爲禮樂之本見其夫婦以爲天地陰陽日月宗社見其臣友以爲五嶽四瀆鬼神山川剔擢內外涓貫而慎采以澄其耳目一其心意故蒼蔚之際清則好我之情淡好我之情淡則順信之助生順信之助生而禮樂可作王道可舉矣故爲治而不明王道著禮樂以治天下猶以手絜海岱而自爲立其徑率也

爲天下有序其條而貫之有數言之則以爲常言不言則購天下無言之者序何別曰遠近內外數何貫曰禮曰政曰刑曰兵兵者試於遠外以治邊陲而邊陲非兵所能治也凡天下之數舉近而御遠詳內而靖外邊陲不治責畿輔畿輔不治責宮府宮府不治責黼座黼座治而後宮府治宮府治而後畿輔治畿輔治而後邊陲治此數者雖變天地不能易也今日邊陲不治天下言者宜釋宮府而談邊陲唯邊陲之言則聽不邊陲之言則罪嗚呼是豈嘗察於本計也哉古者天子以疆圉之事託牧伯徵發期會不越其疆大司馬致郊遂之衆車葦屬甲不及侯甸天子穆然執和鬯之柄公卿百辟舞羽總干不改其度故其君子不震小人不囂是非好惡無由而作今一方有事則動天下而營之表裏相激主客互射狡黠樂動以爲朝夕故有五萬之師千里之役數年不決則反舌寄頸相靡於道矣夫火發於

山藪之內百夫千指虞者以爲宜獵薪者以爲宜炭田者以爲宜灌盜發於廕室之下則門者不及局行業作何字笥者不及鑰宵飲迨旦而後相愕也故禍患之生不在言者而在不言者邊陲之失非不言之禍而無本言之禍也故曰什耦而射豕首非虎也磔狗而譟儼鼓非鬼也使禍鏘之動而皆集於羣言之穀則千夫鬪市無有覆國者矣三正以來七代二十五氏喪敗相起坐邊陲者十不得二總其巨較皆以宵小權奄構於內而後夷狄寇攘來於外官府先弊而後畿輔不理畿輔不理而後州郡攜志州郡攜志而後巖關重鎧不足恃故奸賊之來不於所甚較而於所甚諱也甚諱之始必始諱內諱內者賊在於內內宄不上聞久宿而潰於外潰於外而後諱外諱外者賊盛於外外攘不上聞驟至而噬於內天下有此兩諱者則財足之地有萬

里之蔽萬里之寇發肘足之際矣故人臣之事其君君之事於天皆前而自相名也自相名者以名已之無所諱可聲應而治之故呼干以爲之干呼戚以爲之戚聖人用之而皆有所不樂呼管以爲之管呼籥以爲之籥聖人樂之而皆有所不蕩自筵几枕簞箕帚舂榻之彙則亦維所自名也名有所從入彙有所從出弓矢之彙出管絃鎗劍之彙出刀筆戎馬之彙出狗彘易種之彙出鬻髦咬骨之彙出讒刺夷狄寇攘之彙皆出於宵小權寺聖人以爲是皆不可諱不可諱則人皆知所防外而慎內故聖人之道貴審其所從出審其所從出則本道而未不害也兵之本出於刑刑之本出於政政之本出於禮紳冕而救鬪此世所謂闊懦也而衷介之士能使人益鬪不能使人不鬪道出於窳競之路勝敗爭半者則聖人不由焉使聖人而舍堂陞守

邊陲其道亦不過戰必勝守必固而已卽累世無百年之治禹
高宗皆用之矣而天下不悟者人皆惑於標害而救於急搏以
爲千里之治不可以坐制也夫日月星辰山川之眚其於人不
知幾萬里之遠也就而救之絲窮鼓弊灰盡帚絕羣國人而哭
之無濟者聖人坐明堂發言而善則眚去沴卻卽不爲卻亦不
爲害聖人之坐此五步之內耳夫五步之內豈闕於蒼青之未
哉以爲根本所在精矐與宅故其行不馳速不疾今日邊陲事
遠則宐言之堂陞事近則不宐言之邊陲事急則宐言之堂陞
事緩則不宐言之信然則以爲堂陞之患細於邊陲邊陲之禍
急於堂陞也是未爲本序也古之聖人日昃訪問以救已過瞽
史鞀鐸不離左右其公孤百執補闕是思讓才而授任勞而處
其精者存於眾恩其險阻易簡制服之數皆存於國邑故聖人

之治常若不憂邊陲者而邊陲無釁則聖人所以治之有道也
道者知物之所從出集近而馭遠外若甚細內有餘故有道之
人不急鬪人有道之政不急鬪政有道之人參士以明醴之醕
秣馬以芻靈之藁繫敵以綰璽之紐有道之政輟一食而軍士
宿飽拆一券而匈奴解甲夫豈爲誕說哉齊莊公楚威王猶未
及於中古也一戰之覆邊境薄削反而治內弔死問生哭大夫
之廟立百姓之社弛酒卻肉三年而天下畏之霸者成喪者復
夫差主父者天下之彊奧也威立於絕漠厲馳於上國乃教羣
臣曰內治之道吾旣聞之矣其不足以包諸胡兼齊晉者勿告
寡人也自是多勿告者宰嚭李兌因以揆臂探其內白起伍胥
因以盪足取其外故夫耀火之蟬外眚取室之賊外譟多禁者
奇喪惡聽者多餓今不知禍敗之所從出條貫之所組絡緩急

輕重之所救濟但曰邊陲之事則言之非邊陲之事則勿言之是豈詳察於本計也哉聖人之量天下懸衡於斗以爲物數宮府取萬畿輔取千邊陲取一焉詩書所稱成敗之源禮樂取千刑政取萬而兵取一焉一握之樹一畝之稻而皆有數死螟蟻蝨賊死之翕陽沍陰死之斥鹵沮枯死之稂莠宿莽死之雞豚搔聚死之縱此數死而獨輟食以論刈穫之盜競勝不解毛髮相粹不待疾風飄雨而豐本美陰已蒙然穢矣故錮四達之聽禁密勿之告設一切以批衆說者必有甚謹隱慮生焉不可不察也

然則爲天下者慎無諱而已諱在內則賊在於內諱在外則賊在於外奸宄竊國必大局限而多舉諱大局限而多舉諱者佯爲愆愼以閉天下使天下以禍而易過世之寡識者既樂於自閉又以爲國隱所在重言爲好蓋自是賊滿而莫之敢告也古之天子簡處而壹治壺巷寢室達於日月應役之冊舉指可數若是其所露索者亦亶矣猶自以爲幽翳四聽而八視惴惴焉廷處而號衆若行窳窳之索其膏火也今楯陞之內盤泉桓淵動千百數能含雲霧致霜露者蹠足而是若是則有不測龍蛇雜興未可知矣而又重其扁鑄使千百人擁之一人獨閉而臥之猶自以爲安處故今之爲宅中者宜賢於古之爲宅中者也古之宅中者以一人治數十人以爲不足又使數百人外視而正之今之宅中者以一人治千百人以爲有餘矣又益之以虎豹龍蛇之囿故古今之賢聖與其道術各相反也古之嚮者趣以明今之嚮者趣以幽古之植晷測以南今之植晷測以北夫非其道術之反則必有陰說而亂之者知其陰說而共與諱則

是隱亂也知其隱亂終不可諱而且不得不諱之則是無術也古之爲術者規弦天地而始於日月日月者萬物之所相見也聖人之道欲使萬物皆見之故晝行而著日月夜行而著星辰窺牖而拘音的太青俯水而鑿太晶包陽不見則其道必戰故聖人之相天地謂與之爲明不與之爲冥萬物之貴聖人亦與其明之不與其冥之也廣陰之下盤陸之底日月則亦間照焉積羽之西扶桑之東祥雲甘露則亦間被焉然而萬物不往者以爲彼此不相見則光耀霍霽與之俱失故聖人之賞民道民而賞之其罰民道民而罰之故喜一人則曰天子喜也無曰誰喜者怒一人則曰天子怒之無曰誰怒者天子之喜怒賞罰見於天下則其不喜不怒不賞不罰者亦見於天下喜怒賞罰不見於天下則一人隱志天下皆意之賞一人則曰誰喜之也罰一

人則曰誰怒之也夫一人之喜怒而天下以爲有代喜怒者則雖耀佩鑑鐫刀鋸戶據人之項徒足以走柄無顯說於天下故君子之爲法也亦使萬物各相見也萬物不各相見而日月常見萬物日月常見萬物故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則人皆知其崇不受其禍故聖人之爲鼎所以使物出以示人則人皆知其崇不受其禍故聖人之爲鼎所以使物之崇出相示也魑魅魍魎雖甚魑醜其種類亦各相美好也出而人醜之雖甚鬼怪亦自以爲忸怩聖人以爲知此者可以治天下矣故其治物也以鼎治人也以鐘鼓治物者隱其情而見其形治人者隱其形而見其聲見其形則天下無遁情見其聲則天下無遁形聖人以爲知此而天下之數可義起矣今日見鬼物者必死量聲而度其形者不祥則是天下之物皆相與諱也天下之物皆相與諱則疆者橫口柔者閉齒喜怒賞罰明或

竊之而目相視明或竊之而目相視則殆矣天下之殆皆始於有所諱而終於不可諱豎牛之禍孟季氏皆知也以爲告之則憂二子又不信於穆叔公子成之怒季兌氏知之也禍未發則不敢正已發而與其事則不得不爲賊故賊有發於慮禍討不討而皆爲賊者季氏季兌氏也太宰嚭爭霸於晉勝之而不居不爲不智也李斯請罷阿房滅轉作戍邊不爲不忠也以閉其內賊而憂於外其過愈於賊故賊有發於據寵告不告而皆爲賊者宰嚭李斯是也韋匡翟蔡衰衣雅冠唯隨中書子文子夏棲遲五侯之間大臣冤而不能白權幸侈而不能諫卒以覆國身名俱喪故賊有發於保身過無過而皆爲賊者韋匡翟蔡子文子夏是也此數子者其初皆不甚罪也以其中有所諱始諱之而卒不可諱故不可諱者皆歸焉故鼎鐘鼓者聖人所別鬼

神正告於天下也聖人爲鼎而因以爲斧鑕爲斧鑕而因以爲較楛爲較楛而因以爲金矢爲鐘鼓而因以爲鞀鐸爲鞀鐸而因以爲橋梁之木爲橋梁之木而因以爲方冊削牘凡此數者皆以其類愈廣而愈白凡以已自見於天下使天下共見之而已今日主希聲則臣見尊數問人則權不神猶曰登高則民散夜火則矢集此大昧慧不可爲天子道也爲天子者已錮於是說不得所以道之其道莫如廣之使見所樂廣之使見所樂則其勢漸親外漸親外則其數多告而寡諱矣故古者之爲明堂皆在南郊之外日月之壇夾城之東西講射之地皆饒芹藻環水爲澤春秋雨露陵寢自步大狩之月不諱騎獵凡以抒慮明精宕爽闕鬱寫幽清之致與士君子百姓陶其日夕疑難多積則於通達古今博奧之士必有所取之矣必有所取之而後可

與灼治亂之原證成敗之事吐日月之耀刊鬼魅之怪總中外之幾商素王九主之務也失此不圖彌陰抱陽暈生於外賊成於內禹鼎鐘鼓不能正告徒負紳帶而號虎兕龍蛇之澤以為多諱不已殆哉仲尼曰聖人觀物而見情愚人見怪而諱名唯其諱名是以與怪為鄰

原法論 凡三章

洪思曰子為庶常時作時政在闡寺則刑上大夫憂天下將亂故救之以禮

法者準禮而立非依刑而成也先王為禮以章教教成而禮立禮立而法乃察天下既不詳於禮而顯悖其法故為刑以戒之故禮者所以為法刑者所以為戒戒之不可以為法猶析楊之止於廟序犧象之卻於市肆也天下方治則其禮盛故其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言禮設而可法者顯致也天下將亂則其

刑盛故其書曰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言不可法而戒之者不治也法則不可而戒之不治勢必舍禮而刑是取故道散於上刑重於下奸邪不戢而貪恣者日肆聖人有憂之以為是不反於禮則終不可治故春秋者聖人之禮意非聖人之刑書也春秋之法首天次時次日月次君夫人首天之法以郊社之義與天子不郊則無以承天無以賞罰謂天子號令施奪於萬國無以封奠岳瀆制夷狄表一於天下故魯數卜郊春秋不是之以為是非魯之法也魯郊則三桓歌雍書魯郊則無以誅季氏之旅歌雍書天王郊則魯可以不郊不書周天王郊則夷狄皆可以擅命秦楚齊晉皆可以犯大禮此兩者聖人之所以首天也次時之法以夏月令緯周之政歲坐十二室與羣臣讀法四時不瀆則沴慝不作天子不順時布令則無以平章

百姓無以聚民而違不若故災旱饑螽大兩雹雨雪震電
晝晦春秋皆是之言是壞禮所致則法之所不治也此數者聖
人所以次時也次日月之法以厲陽德慎陰德王者不厲陽德
慎陰德則無以正屏展而去中外之賊故日月之食雖無過必
鳴鼓協社而救之謂過者天人之所共有天過而人救之猶君
夫人之過不可以不諫也既有是三者之法以治天時日月則
可以不治君夫人君夫人既以此三者自治則可以不用法以
更治天下故春秋之意以爲禮在則刑可不立刑立而法窮故
春秋者無義戰則亦無義殺無義執亦無義放也春秋之中書
其國殺之而不去其大夫者十五書其國殺其大夫不著其名
者三書國人殺之而不去其大夫者四書其國殺之而不去其
大夫公子者六夫書其國不去其官則是皆不義殺也書國人

殺之而猶不去其官則是僅可以殺也春秋之意以爲上行其
禮樂則其事不敗事不敗則其卿大夫皆可勉於無過禮樂替
於上恣睢生於下而後殛殺之猶不爲誥而戮其酗酒也故終
春秋之法舉國殺之而棄其官者纍盈一人而已公子買不卒
戍刺之春秋之變例也春秋之常法以放與內國不以放與外
國甚外國之執而悲內國之刺故春秋者持春以與詩持秋以
與書詩三百八篇不止言法其言法者瞻卬民勞老成典刑之
義也書五十八篇皆言法其不言法者策命之類種德不犯
之旨也是以聖人持春以與詩持秋以與書蹈禮舞樂以行於
春秋之間郊社之禮脩則辟雍之詩作辟雍之詩作則士樂其
辨人畏其法疆梁不犯而大辟二百之屬省矣月令之禮脩則
農桑之業盛農桑之業盛則淫巧不生盜賊不作民安其土而

墨罰劓罰三千之屬省矣陰德陽德之禮脩則內政不出外政不入坤道寧而水暎時奸人絕源而刑罰五百宮罰三百之屬省矣行此三禮以宥五刑故天覆於上時行其間日月之用照臨其中有道者存無道者亡其有不類之人揖讓而送之郊圻之中猶負斧鑕而伏於魑魅之下也何必罷金却石厲聲愀色而聽臯陶之讞哉

故爲法者使後世之可法焉而已矣人性好上淫主易逞爲法而不爲之制則巧者以爲比戾者以爲例故先王之爲法以亂亂不以治治也亂亂而治治則多救而多死故先王之爲法各有所法之也法騶虞者以爲觶狸法觶狸者以爲檣杌法檣杌者以爲虎兕至於虎兕而厲矣懸象之著似法者兩而先王不取焉網罟之與金火也離朱作罟犧氏則之以畋以漁金火相

革軒轅則之以爲時厯刑法之象不於是取者爲其重於罔下又從而鍛鑠之也故易之言法者六各有所法法火灼木之死而餘生也夫其中有餘生則火雖灼焉不焦其根末本枯者則灰燼及之矣賁之與旅解之與孚噬嗑之與豐此六者先王之所爲法也賁山下有火君子以無敢折獄何法法火之止於麓也野田之灌不及松柏小人刑罰不及君子旅火上於山君子以明慎而不留獄何法法就燥者之易達也望之燎然則其田事將竟矣天下而有不竟之法則草木無所滋鳥獸無所託故此二者君子之所以折獄也解下陷而上動君子以赦過宥罪何法法震之散而爲雨也蟄而不震則萬物皆靡震而不雨則萬物皆死故搏之故縱之此以爲威彼以爲恩中孚之議緩何法法火之有所窮也上不焚木下不焚谷疑虛於中則存之存

之足以戒戒之足以信此二者君子之所以肆眚也君子既明此四者然後以達菟枯之理解焚濡之道噬嗑成章而明刑赦法何法法電先見而雷乃出也電不見而雷乃出則物惘惘而不知避聖人之爲刑也不掩物於所不避不慢令而與之死豐日中而致刑何法法雷動而下自焚也雷動而下自焚是不有災眚則必有旤孽者矣君子之刑人也不使人問曰何以刑其殺人也使人問曰何以殺魏懸上而下無語君人之可以致人則獨有是二者也故雷動於下而火明於上雷發於上而火明於下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書曰德威唯畏德明唯明言威人者之在於明人也無明明之法而樂赫赫之威五疵不除兩訖不行無百年必世之德而必以疆公室立主威爲名者是陽貨弗弔所以奪魯非軼斯高所以滅秦機齧於外賊生於中

不可以不察也故聖人之爲法也不爲操人不爲縱人不爲絲纒不爲弦急不爲衆輕不爲獨重廉以涓之平以居之義以將之正以致之使人易曉如此而已太公之誅華裔洪思曰裔當作裔狂裔華也仲尼之誅正卯子產之戮鄧析此三者非聖人之正法也其可法者聖人之殺人常如人自殺之日多而不辨文深而不辭秦穆之釋孟明仲尼之恕高克左氏之惜得臣此三者非聖人之正法也其可法者聖人之宥人常如人自宥之締解不謝引領而已故聖人者爲刑以自制爲法以自治書曰具嚴天威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言威人者之在於自畏也自畏而後人畏之人畏之而後以殺人而人不憾以生人而人樂死中孚之爲獄如魚之喩水也其過自知則其受之不滯噬嗑之爲法如口噬毒也其道足以毒身則必不以毒人故火有六法燹死而

濡生濡生則不死法有六法與彼自生者不以我生與彼自死者不以我死君子之爲法各致其哀敬而已不致其哀敬而飾喜怒以自爲能法者人各快意而天下隨之有戾人起必來取法使櫛櫛虎兕師命而踞於市也

由是而觀下之所守則爲法上之所揆則爲道以道揆法其唯學乎夫學者所以別邪正審治亂揆其緩急而爲之制也天下之治有可急法者五有不可以急法者五非學則莫之揆察也世數沿淖精爽不擢上下悶悶決刺無血不以法督之不復知痛此一急法也外強內虛四旁多疑上下之際如附枯枝卽復悶悶以法創之終無一理此不急法也國新易主天下屬覩驅彗棄籜更耳而目不以法創之不復可作此不急法也立主未威逢言苦危驟樂殺端如噉馬肝人未見德而獨見殺以法沸

之非潰必爛此不急法也上無威主下無察相衆人枚枚言如管灰或屯或開譬如當吐以法湧之此不急法也旣無威主又無察相權首耽耽爭爲臬音湧乃大浸此不急法也注金於弩旁有狡點我不捷發則彼先得此不急法也兩弩並注金瓦皆碎詬爭不暇旁者易得此不急法也雜此四者以征中詬勢無所通借權於中借之不美以法聳之此不急法也聳之不美借終不反飼狼以子去已何遠狗且爲虎乃借乃亂此不急法也此五者同法而異治同救而異法人皆知治之爲法而不知法之有不治邪氣搏於中而復以陰濟之則陽離而不合氣脫而不止矣故法之用嚴辟猶藥之引鍼毒也引鍼者避陰孤引毒者避陽虛爲法而不別邪正避孤虛而必快於一息之意卽守先王之法猶足以死矣鄭人之子患瘍不知其治也見俞跗之

治者剝皮解肌決腦結筋遂厲刀匕按方而試之未引鍼而其子已死宋人之女患瘕扁氏爲制巴菽半實而愈後其母傷飽腹膨然加進焉立泄而斃夫其進之意則善按之方未失也而一以殺其子一以戮其母夫豈其救之不急哉未嘗學之而以法爲試則適以趣鬼而人是費故醫者天下之至慎也醫有以毒而攻毒無以邪而攻邪以毒攻毒者治於外已治則去之如漢人之攻夷也夷則兩鬪而勢皆去以邪攻邪者治於內若後漢人之攻闞也闞則兩鬪而勢畸留故爲法者之不可不學也所以審治亂別邪正揆緩急使下不失法而上不失道也天下之道陰進則莫不急陽殫則莫不緩在於陽候如蚓始蟠雖日督之不得急在於陰候如蟬始鳴雖日煦之不得緩夫鏗急之士手摘爰書口如鋸齒以爲必如是朝夕可治者豈其見灼哉

候實迫之蝟鳴而不自知也自秦漢以來一急一紓陰陽雜治然當其泰時平人爲政莫不紓當其否生婦寺爲政傾邪因之莫不急紓急治更天下愁歎而偏見自喜者猶欲以晝展蚩尤而黥椽黃帝嗚呼是亦不思而已矣人亦有言見賢不用散金無動去邪不決刀鋸空缺夫使邊無良將庭有邪佞債帥塞於外奸緣植於內卽使商君煮鑊李悝吹火日烹刃數人於國家之威法亦豈有立哉徒長恣睢爲伺柄者弄喝而已方唐太宗時武功已成四表已服又借張蘊古盧祖尙以立法於後世不三十年而天下士夫駢首就死延州之敗元昊陷塞門三川宋不殛夏竦戮范雍委任韓狄元昊亦不敢肆由斯而談世無平亂罰無重輕得其人則明不得其人則熒察時則祥逆時則凶夫當於臬綱始張天下鼓翼喞然思奮不以時明禮樂飾政刑貯

必用之人著不赦之令及於上下殫威肘足漸見乳虎在園狝
狗在門乃始憤栗社之覆發塗附之旨使循呬太阿者得以從
旁靡厲其事是亦不思而已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
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時政論

漢室之禍極於中涓及其卒也以藩鎮破中涓而天下大潰化
爲戰國唐室之禍極於藩鎮及其卒也以中涓破藩鎮而中外
交訌天子拱手歸於盜賊宋人削平藩鎮鈐束中涓藩鎮與中
涓稍稍見異旋自敗去而卒稽首歸於 強臣盜賊 此
三者天下之末流也而非其中媵中媵所會謂之蠱鬼入人腹
中食其精魄而遺其軀廓歲月所浸臟腑先盡而後肢體隨之
矣崇禎之初年天下未大潰天子焦心以憂寇賊凡五六戰不

得其要害或言撫或言剿撫剿雙持撫者居勝而盜賊日盛不
可復收天下囂囂非賊不侯凡天下介冑自總旗叅遊而下衣
蟒段者七萬餘員其三之二出於降隸各省織蟒段之軸多於
布葛而中涓貴人與長干無賴者日磨牙握爪曰吾能殺賊今
天子一日用我輩殺賊當大快天子意故快意之事自天子庶
人所壹由喪其性命也公卿大夫行快意之事則必有閭巷小
民掩涕而啼於家閭巷小民行快意之事則必有公卿大夫掩
涕而號於國自崇禎之中年禁旅與緹騎交織於道禁旅每出
道中羈勒爲空所至安坐給差歸募空名頂冒見賊輒遁卽不
遁賊亦喜得禁纒凡四五出飾凱歸所蔭弟姪爲金吾者無數
金吾得受事坐司房月俸百二十金又米五六十石傲貴與公
侯等而緹騎頭子日班執事者以干支爲號歲百二十人人各

統十歲終四考凡得假印劫盜者人四功乃得入考一歲緹騎當四千八百功而輦轂之下艸菅蒲葦皆盡矣各部日衙兩頭子皂褶立階上下顧如鶴諸燕雀無敢動者天子又日兩次從旗尉取劄子用廁紙半掌大書外事刺閨天子以知外事爲樂一日刺閨少謂不讀書西部請室縉紳恒百十人乙丙夜不時出駕帖曳就西市剝衣帽裸體不得飲祭號拜故當崇禎時所爲禁旅緹騎操鈎准者快意極矣獨坐紅案黜者默悶林壑曰吾恨不得作若等事卽得作若等事一日無悔陰陽之事猶之旱潦也盛雪則夏霽盛霖則冬涸張奐欲盡殺諸羌皇甫義真曰羌亦一氣也所生種安可滅徒缺斧斨無益耳袁紹欲盡誅諸常侍何太后曰其中亦固有善者安得誅元祐間欲盡錮諸姦而邢恕章惇之徒倒戈四出故陰陽之事天之所命君子觀

其消長靜而治之不與爭勝則亦不與爭敗崇禎之十年四月召對翰林三十餘人天子虛心下問用人求財之道人各竭慮應聲就列項昭慷慨以擊張淄川楊機部吳若谷王芮藜合辭以討田大宰諸君子揚眉相顧以爲太平盛事予曰翰林之禍始於此矣蓋當是時天子已心薄翰林謂庶常不諱諸從庶常起者卒高貴與公卿等宜罷吉士擇下吏以媚天子故淄川韓城先後入綸扉諸史官悉起自外吏飛語中諸舊學謂怨誹無用也而諸君子又快意以爲盛舉故快意之事上帝之所深靳也韓魏公斥任守忠呂正惠給王繼恩其膽智甚大而遺禍在元祐之後關東諸侯欲滅中官討董卓而卒爲曹氏嚆矢李訓鄭注其功卽成其害亦不滅於中常侍又况於怒頤決眦耽耽逞心欲吞噬諸君子者乎枳棘之與蘭蕙皆艸也蘭蕙冒霜雪死枝莖

皆盡矣枳棘冒霜雪死其嘴甚利或用之以決疽決疽或生或死亦半以爲功故爲天子必明於陰陽消長之義動靜敬勝之故扶直而錯曲日入者不御故精明存於穀食而蠱氣不作南方有養蠱者聚百蟲使相噉餘其一毒崇奉之又妖約是踐殺人不盡則負約殺人盡則無可噉者勢必噉主無怪乎長樂馮老未嘗噉人而數噉其主盧杞之噉真卿裴延齡之噉陸贄雖不得肉其快意亦已至矣烏程之養韓城武陵青谿六七公者又各踐約以噉人無艾嗚呼是豈可報主自老也乎宏光之初年宜改政而不改政然且三月而置殿衛四月而逐宰輔五月而誅諫官六七月而緹騎四出戮人於朝卽使四夷賓服寇攘不驚白雉貢於庭銀甕出於山已有扶梓柱於玉門開天策於金櫃者矣豈獨藩鎮強臣盜賊之能爲亂也乎詩曰池之

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是之謂也

治天下必先立志論

洪思曰此庚午典試所示程蓋憂朝廷賢否混利義不分讒口邪說進於前

帥神靈以正天地非乾德而能之乎乾德以精精合於神謂之心精合於氣謂之志心宅平而無爲志領銳以有事故志者心旗也心旗不亂衆志乃治欲治天下不先立志吾知其不治矣程氏父子儒之知治者也程珦曰治天下不先立志則無以任宰輔責賢者習俗讒口必進而搖先王之道程顥曰治天下不先立志則無以辨王霸正利義邪說異端得進而禦堯舜之域夫賢否利義兩者致治之大端也而主志不治更無以辨治者嗚呼此道不講於今五百年矣人臣無朝夕課効之說無以信朋友而達於君人主無朝夕課効之說無以信百姓而課其臣

天下相視朝蠶而暮衣朝稼而暮餐小效立報則拊掌蹈足小報不效則頽然廢箸而止夫以天下之大神明相奉平居諛語此繇彼高一且值小利害而神色阻喪謂天下無復黃姚上事者此豈有志而爲之乎凡治天下必知天下之所以治與所不治與其治之所以變所以不變治具之治其變三年治法之治其變十年治氣之治其變百年治志之治蓋千億年未之有變也故功利者詩書所閒談名實者聖人所不卻也然而志朝夕之功利必無百世之名實志百世之名實必無朝夕之功利禹稷共鯀共一橈樁夷夔靈景共一鐘簴而所志異尙魚龍鳥獸皆別其向夫魚龍鳥獸豈知禹稷之多功共鯀之不利夷夔之多名靈景之喪實循久近而別功次哉神靈所會各或喻之不自知也聖人之志本日而法天其上之以通於耀魄濯靈其中

之以通於水火木石其下之以通於毛羽介鱗裹天下無一遺氣之物則裹天下無不領志之事燧員而灼艾管平而噴灰石陽而驅雪犀通而辟水硝樸而掣電磁頑而引金此數者豈有厚賞之誘其前嚴威之鞭其後哉氣之所在而志動焉志之所動而化出焉理有不及譬法有不及設研於毫末而應於千尺其所以然者何也日也日行於天空洞四周貫於心繫之中物質之端因其所受以爲銳光精氣盪之而蕃變萬出言仁者見以爲仁言義者見以爲義言明者見以爲明言武者見以爲武言堯舜照之得堯舜言禹湯照之得禹湯故日者天地之所立志也天地神靈各有所立立於雨露天下以爲仁而日不獨舉仁立於霜霆天下以爲義而日不獨舉義立於水火天下以爲明而日不獨舉明立於風雷天下以爲武而日不獨舉武日者

立於億世之上新於億世之下與天下億世正頑讒邪異之志者也天下之頑讒邪異雖億世不復可弭而聖人所立志不亂於頑讒邪異者炯億世而如故故志者聖人所別賢否剖義利稟於日光斷斷乎與天地億世正晝夜白黑之地也天下之志先正而後定先定而後動先動而後通未正而定之北行有餘陽南行有餘陰陽無以立德陰無以立刑未定而動之相薄有盪風相射有慧光風無以示艸光無以示景未動而通之破鹵而出有餘燥決膚而出有餘濕濕有害水燥有害火聖人之治觀志而得其先後也志先物者立志後物者奪志先氣者王志後氣者脫先立於所不奪而後物受其所奪先立於所不脫而後物繫其所脫彼於萬物之原始則各有取之也驚物之搏不避氣而避心鬼物之行不避氣而避日從日而行者無不若之

逢爭氣而治者有猛鷲之搏古之聖人總領而治辨有不必聽色有不必察名有不必核跡有不必錄成不以欣敗不以驚麋興不改餐豕突不改音其所以如是者何也謂是天下之湫湫者皆氣也或散或搏或往或還或息或消或卑或驕或正或邪或堅或瑕皆氣也與天下爭氣而天下必不治以志召天下而天下已治矣黃帝氏之治也殺一龍戮一蟲而天下治烈山氏之治也折一艸灼一龜而天下亦治史皇氏之治也解一繩結一繩而天下治尊盧氏之治也屏一屨踣一屨而天下亦治天下之晝夜白黑賢否邪正則固猶是也鳥獸艸木金石水火有無知識與日出入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倒照則於彼正照則於此相從不已而謂上古之治不可復志忘之不可復治者豈理也哉故謂上聖不作後王可法喜小速而惡迂闊此四者求治

之大結也四結丞於中則必貶志而趣治貶志而趣治世不可治則必厲治而爭氣厲治爭氣則庸醫毒子皆素難於市而天下之食志者衆矣日之治天天下之至治也著氣於中則日中之日起而食之心之治體體中之至治也著氣於中則心中之心起而食之方其未食之辛風不足辛酸雨不足酸方其食之景慶無所飾其祥雷霆無所効其彊方其未食之夏汗不以鹽冬液不以冰方其食之嬰兒無以貢其色成荆無以輸其力故治天下不如治志之難立天下亦不如立志之難也治志以立天下立志以治天下心中之心日中之日纖芥不斷而烏兔羽翼弊於天下矣夫天下虛器盛日而出之若水鏡之相澹也動者以爲風閃者以爲霆潤者以爲雨濕者以爲露中間塵翳以爲鳥獸龍蛇寇攘夷狄精氣晃射則塵影立去夫以不徹之照

疑雜起之形則是顧塵翳而墜曦馭之事也聖人之治天下患已之不志不患天下之不治九潦不霽聖人不以沉其耒七旱不沛聖人不以焚其鋤編戶之儒法孔慕顏再易寒暑而發夢灑然天地之選天子神聖之應帝王非有階級之限攻苦之耐也而敏鈍爾殊者一自以爲天子一自以爲聖神一自以爲帝王其氣大於其志則天下大於其身氣大於志則其志不足以動氣天下大於身則其身不足以動天下矣魏武侯出而謀其臣其臣不逮退有喜色吳起倚屏而歎歎者之聲未息而趙人拔其黃城楚人取其蒲棘失一黃城失一蒲棘未損於治也而滿志見色先失色焉使臣下相顧不肯貢其志楚嚴王出而謀其臣其臣不逮退有憂色申臣斂衽而服服者之聲未息而麋人致其百濮陳人致其栗門得一百濮得一栗門未益於治也

而憂色見志先得志焉使臣下相告不敢靳其力故志者精微之極而百王之選也虞帝曰予欲云云漢茂陵亦曰予欲云云其有欲同其所志於欲者不同伊摯曰予恥不若堯舜王荆舒亦曰予恥不若堯舜其有恥同其所志於恥者不同夫志之所從天下從之疾於風志之所棄天下棄之疾於灌自有天下以來衰旺相乘明主之餘明幽主之餘幽皆有靈爽不散於天下然而敢與帝王爭氣不敢與一人爭志者禹孟門武王共頭之事是也且自黃虞而上疏者之未疏乞者之未乞亦有鴻蒙精魄往來然而敢與天地爭氣不敢與聖賢爭志者權天之舞尾朱襄之鼓膝是也夫孟門之黃龍共頭之彗星八士之拔牛匹夫之斲木豈有曾呂之開其例桑孔之布其算韶注之引其端衛霍之脩其貫而微志一動陰陽改色夏者遂以夏武者遂以

武鐘者遂以鐘鼓者遂以鼓物務之開成豈俟其變倦哉故曰治志則天下治治天下則志不治與天下共立治而天下不治與天下共立志而天下治矣蘧伯玉曰吾以不治治之仲尼曰氣志旣得施於四海今日尋尺則尋尺而已曰朝夕則朝夕而已良宰賢臣習俗讒口王霸利義異端邪說雜而量之相距之數非甚遠也日行於報德之維滄生於背陽之阿隱耀相窺一曲未宣百步之外視之則以爲虹霓百步之內視之則以爲霧露虹霓之與霧露搏散異情澹采異文矣爲隱耀之故而使離朱無以察其形髡衍無以正其說尋尺朝夕之間以爲隱耀者多矣欲貌傳說而刻繇余呼桓文以對臯契使別其標本陳其是非令天下啞然旣起旣從若晝夜黑白之自治豈可得乎故天下皆形也天下之能動者皆氣也形不足治氣不足治立於

不動以持其動者故動而不奪正而自治鈞可以喻弋弋可以喻車車可以喻日日可以喻極至於極而無所不喻孟子曰引君當道志於仁而已推而前之亦曰引君法天至於日而已矣引而後之亦曰引君法日至於極而已極治則日治日治則志治志治則氣治氣治則形治不得於形勿求於氣可不得於氣勿求於志不可故程氏之言志又不如孟氏之備也

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論

壬戌會試

天意焉存曰生人治術焉存曰養民生者與天養者與君故天曰大父君曰保母此赤子所以戴親上靈所以睠顧也昔者黃帝觀於地水而以命師地宜而水險簡阻相伏柔競互動以爲後世必有翫其百姓而尋干戈於下者是以聖人舍其毒而更命之容畜容畜者所以存其百姓而瀉毒於不用也故古今君

臣之喻莫切於地水殷書曰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百姓地也君足也託足於地臨厠視崖凜若負刺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夫君子子夏曰其猶魚也魚失水則死水失魚則猶爲水也孔子曰汝知之矣由是而觀足先存於地魚先存於水君先存於百姓古今以來不可易也後世有言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嘗觀易詩書春秋無言存百姓者其言惠言保言誘言佑言康又言誠和言胥訓告言清問下視無僅言存者存之爲言當爲末世恣心喪其所怙轍覆馬敝而後諦視於斷鞞腐樞之間嗚呼如是則已微矣傳曰爲百姓立君爲百姓非以爲君也故百姓存則與存百姓亡則與亡存百姓者所以自存也危矣哉貴爲天子無以自存乃僅絀於黔首之上以爲旒綴古者聖人蔽其耳目以存想天之視聽知其道無過百姓者故曰天明視自我

民明視又作爲璣衡以存察天之耳目知其道亦無過百姓故曰庶民維星星有好風亦有好雨星搖則民勞星少則民虛是以古之聖人觀於龍火以戒民事設爲雲鳥以定民官此四者皆能先民而存其道者也故民未駿發而天子先耒女紅未動而元后先桑災沴未行燿兆告端而天子先爲憂禳坐歎故聖人之所存皆百姓所不知而百姓之所存聖人已先行之不疑故百姓者聖人之臟腑非直聖人之爪髮也爪髮之効歲月臟腑之効見頃刻故聖人者不服無疾之藥而存已疾之方卻不死之方而存戒死之色故隱相之道不視其所行視其所存道行而見其僕則其家室屏寧可知矣入門而見梩子則其墳墓社里可知矣見人而察其色則其晝食夜處一一可知矣神醫者無隔垣之視而有隔垣之照夫入其境見其百姓紆急動靜

而其君之存危安否若舉帷而手眇之者非重扇之所能開也故古之占國者不占國而占社占君者不占君而占民非不敢斥言君國也君國之所存實在於民社十朋之龜而弗能違也是以里社煦而夏民歸玉版逸而殷民出旃旒夢而周民生星雨隕而周民亡聖人皆不言其君之存亡而直以君寄於百姓之間故舜禹者天下之大烈也舜之爲民也耕則爲民鑿瀆獵則爲民表虎禹之爲民也履遺而不掇冠挂而不顧夫二聖人者豈不樂爲褰袖脩收絃籥於百姓之上哉以爲己方與百姓共命又以爲其君而深敬其君之所存故爲君者存天而百姓以爲天爲臣者存君而百姓以爲君存君與天皆託於百姓而因以自存故春秋之書君道不存乎百姓則不書亦不存乎百姓則書之自不雨而雨不雩而雩鄰國之災麥苗之傷此存乎

百姓者也築臺於郎矢魚於棠如齊觀社甲午治兵此不存乎
百姓者也存乎百姓而去之則與其去故大紀侯之去不存乎
百姓而亡之則惡其亡故書曰郭亡是以存亡去留不係乎天
命而係乎百姓不係乎百姓而係乎君百姓者傳曰君羣也羣
百姓而統之若羣羊之治其亂羣也曾子曰百姓雖賤君選吏
則必與百姓共之夫選吏而存於百姓又安往不共百姓者哉
故與百姓定賞者無不賞與百姓圖危者無不安與百姓圖亡
者無不存齊桓公乞言於麥丘其老曰使君無得罪於百姓桓
公愕然其老曰夫得罪於君可以左右侍御乘間謝也得罪於
親可以姑姊妹兄弟頓足謝也得罪於百姓誰謝乎言百姓之
刑等天於不可謝也楚靈之遁於乾谿虢公之出於大澤顧其
左右有攜糗糒而至者曰爾知吾之將亡乎曰小人知之久矣

夫爲君而不知百姓之存卒使百姓知其君之亡而爲君者猶
未知其所以亡亦危矣哉故百姓有時而賤於君君有時而賤
於百姓取國者時取百姓而舍其君時舍國而取其百姓宋襄
公伐鄆執鄆子而用之天下不服晉文伐原約三日而舍之諸
侯以從楚伐蔡執蔡世子而用之諸侯以叛莊王屢釋鄭莒而
諸侯率朝由是而觀鄆蔡之君賤於原莒之百姓且文莊者豈
不知得原鄆而百姓安往哉以爲得百姓而原鄆有所不取也
故曰三代以上其民同頑三代以下其民同良存之有不同故
其報之者每反禹擁干而苗叛益舞籥而苗格太公揚戈而殷
人逃周公按轡而市人悅故曰醕者猶醕酒者猶酒玉者猶玉
血者猶血聖人謹存之而別其所從故聖人之存百姓若離氏
之殉雷而吳氏之伏子也由斯而談爲君之道先存百姓今古

以來未有易矣然而易詩書春秋未有言存者何也曰帝其念哉汝則念之念者聖賢之所言存也然則三代而下其無要言乎曰有之鄧侯曰爲國在養民養民以致賢則國乃治矣朱熹曰治國在治民治民在治軍此二言者亦庶乎其要也

經綸天地之謂才論

洪思曰子爲庶常時所作也

才繇學也學爲聖人則得聖人不得聖人亦不其名世學爲王佐則得王佐不得王佐亦不失救世之士二者之才不同要以本人而參立於天地人之才不參於天地則天地空其機軸道學窮其杼鑷經綸不生而帝王之緒絕故才之由生必生於學學大而後識大識大而後力大識力既大而後志量可見則仲尼周公其選矣仲尼治百世之才追難兩際不欲自媿九人而

猶悠然歸美於周公周公知五百而後必有起於吾土光大吾緒者故於易詩書禮樂春秋之道皆不深竟其說至仲尼而後暢之故仲尼周公二君子者天地之所歸材也凡天地之所歸材有推藏之百世而勃發於當時有鑿采於當時而成用於百世莫不有不寢不食仰思待旦以老其學極深研幾介石不日以老其識困苦拂鬱絕糧破斧多口悄憂之事以老其力故聖人之才非聖人則不能知也聖人之學之識之力以告於庸衆人若庸衆之號於天地也故仲尼之學存於禮樂其識在於易其生平所參贊手口拮据盡在於詩書春秋凡詩書春秋所經綸有可知不可知者各三焉虞書首天以禮而唱樂夏書首地以貢而唱征殷周首人以兵而唱刑此三者可知者也費之危魯秦之滅周七誓之雄長此三者不可知者也二南治內列國

治外雅頌治中此三者可知者也二南之分入於江漢雅頌之數卜於三十列國分野終於十三此三者又不可知者也霸王之軌八十一年權臣之軌八十一年夷狄之軌八十一年此三者可知者也又二百四十年而秦乃興又二百四十年而漢乃廢又二百四十年而晉魏乃禪此三者不復可知者也聖人之經綸上下百世以其可知者整齊天地使天下後世賢而才者因其事而有所持循以其不可知者行於鬼神使天下後世不肖而才者畏其道而有所顧忌故聖人之經綸不可以才盡也聖人之才亦不可以經綸盡也其識力之微包舉萬世使庸眾人見之如涉滄莽而不知其底故聖人之學皆不可知也其可知者不過兩端曰別陰陽慎其始終而已陰陽已別而後消長之數清消長之數清而後否者可泰泰者不否終始知慎而後

治亂之幾審治亂之幾審而後下無剝牀之懼上無迷復之凶故屯者聖人之所經綸也屯始之盤桓屯終之泣血聖人之所以教戒天下經綸萬世也書之首禋祀詩之首房闈春秋之首臨御此三者聖人之所慎始也聖人以爲王者始出則必親其郊祀柴望精禋如是則天地之嶽瀆山川風雷霜露皆受其職矣王者始出則必敬其夫婦門屏之間百政以立如是則天地之氛沴不作雷雹震食不見矣王者始出則必日與士大夫居聲侑韜鐸不離於側如是則天地之雨寒暄燠皆循其序矣書之終於悔過詩之終於尙舊春秋之終於災眚此三者聖人之所慎終也聖人以爲王者既出而兵革不息刑獄不清則必擇介臣拔彥聖受諫若流如是則子孫受慶矣王者既出而民多流亡居圉卒荒則必重老成用祖法後外先中如是則感國可

復矣王者既出而盜賊不除蠱孽時有則必旌敢諫之臣開直
言之路省日省歲如是則天地之道不窮矣聖人以人之才不
過乎天地故常因天地之機杼以微加其經綸以天地之才不
過乎人故又因天地之經綸以自成其機杼故才者聖人之所
不居也而其學與識與力非聖人則莫之敢取也舍學與識舍
識與力則聖人之才雖大不勝於小人士君子之才雖大不勝
於婦寺夫以聖人士君子之才原本山川拔濯日月攘剔艸木
網繆經營或百十年無景慶之垂麟鳳之翔而婦寺小人直以
一室一事閨閣之內而使陵谷易觀玄黃改色沴戾孽妖同時
竝著者是聖人之才常不大於小人婦寺矣聖人不恃其才能
與天地撥亂而恃其學能與天地保治不恃其學能與天地保
治而恃其識能與天地審幾而恃其力能不變於有道不淫於
邪世故易禮樂書詩春秋者聖人之所爲學也陰陽消長進退
存亡者聖人之所爲識也治治而亂亂終終而始始聖人之所
爲力也聖人有是三者而不見其才故樂行憂違不以損其志
嫉邪去垢不以貶其量今不知闡聖人之學無聖人之識聖人
之力而欲以尺長寸技繩當世之士卽使名世繼生王佐復出
亦誰以別其巨細量其大小者乎

黃漳浦集卷十三

論

一歲寒暑之候論

洪思日子小試時作也蓋以辯橫渠張子地沈而日長地浮而日促之說也正蒙云地有升降日有脩短陽日一歲寒暑之候時于二十有八歲始以此文補博士弟子員督學馮公場中獲是文大器之一時莫不嗟賞謂得異人也又數年作三易乃明日差地行之旨微矣

盈虛之數不可以稽日升降之形不可以測地日之脩短不倚于坤儀地之升降不徵於海勢觀候者所不可以不審也寒暑往來著之於天而議論相差豈不異哉橫渠嘗言地有升降日有脩短陽上地下中虛而景長陽下地上中虛而日促脩短既分寒暑以定嗚呼此非橫渠之言而王充之言非王充之言而釋氏之言也誦儒者蔽理專門者蔽數是以盈虛之說自戾其

辨凝結之形自漏其說占緯之家往往非之夫以平子之僞明道安之確據猶未足以窮脩短之常浮沉之故也况於動靜殊形喘息乖義因四卜之迂談而襲乘舟之謬旨哉黃瑞節曰晝夜修短因天體之高低潮汐往來因月行之進退洪思曰正蒙又謂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天地升降殊為不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以愚所見天體月行亦何必皆然也凡人所見求其一律家考暑以定二陸望極遠近以分涼燠景短而日長以為暑景長而日短以為寒此以為占候之至畫而二氣之確算也然而渾儀斜倚則日道多南踰中道於地中移冬行於南岸則北土鮮有晞陽嵩陰永無日道何以居延之取照不異於東崖鐵勒之爛胛更炎於南土是則九十二度未當員顛之中而三十二餘未迫垂地之極也且以樹表中道縣垂則影收平晚則暑縱由

其影之有邪正非緣體之為高卑故地下之深埒於天上而衰正之維均於地中如必井鬼之分去地最卑則地中之度倍浮牽牛之至去地最卑則地中之度倍浚折而勺之天體正方是則暑極於寅戌原徑道于圍三寒極於辰申非衰殺而割一此夫去極度暑之不足以定序也然而升降之說程於脩短耳目可辨詞說可推盈虛之數不及天地槩可見焉由斯而談歲維主日水則此地二兩潛施九六各濟復濟而陽漸升始濟而口漸降升降之平皆在卯酉衡地之分約百八十二升高則視北升下則視南人之所謂高卑即天之所以謂南北高下之間各一十二故陽生而氣盈者日行之高則以為脩高而迫下其影宜短如懸火而視箸也陽降而氣虛者日行之下則以為短卑而逼下其影宜長如燻火而視倚也天下之移一度則臨地之差

九十卯酉之間影殊南北故其所也天地之數以日而從星以水而從月日歲也星辰也月節代水候也天生水而寄於地地使比於月地生辰而寄於天天使合於日日率數者而天地不與焉天以無形爲寒暑之父地以不動爲寒暑之母也日引氣以出於地日之氣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水之氣晝夜一周三百五十二天以日和地之星地以水和天之月非從也其乘氣以爲度者一也日從一而差星故寒暑之分辨水從常而北朔故望之期見日司寒暑月司望寒暑差星望差潮星得氣而益旋故河漢之橫夕南而朝北水得氣而轂轉故天地之準氣至而潮行蓋旋之心過北極之外轂轉之氣平九道之中故知極海之南有星而蒸氣之環爲水運行之義可推而涼燠之期非日不具也夫不知天之無形地之至靜日之因候水之

乘氣而以測乎寒暑者彼不過恒星潮汐之形誤之耳天下之事不知形不可以言理不知情不可以言機不知象不可以言氣不知數不可以言敘日出而辨形絕國異域無殊指者影見而辨情遠近高卑無殊器者類窮而辨象隱見疏通無殊致者度設而程數進退升沉無殊義者見日而問斗可以知形見火而問照可以知情見儀而問機可以知象見磨而問蟻可以知數故陸有涼燠而形見也暑有高下而情見也道有激旋而象見也潮有止齊而數見也天地之分各九十有一四正之衡潮及於日月八交之臨潮及於東西日遲過十有三氣平地而潮出者猶水之東沸而西注也踰九十有一氣遠地而潮平者猶雲之蒸遠而濕乾也夫不揣潮之升氣以爲度而浮揣其應月謬承於喘息此於寒暑之義豈有針芒之因哉故知日乘氣以

為寒暑而地之溫涼應之水乘氣以為潮汐而天之晦朔應之四海之潮八節各異故秋冬晝夜魚龍互易大小之差寒暑變焉以晦朔而司寒暑猶以常儀而司日非其類也盈虛之類定於陰陽日星皆陽故恒盈水之盛衰在一月日之盛衰在一歲一月之盛衰見於辰一歲之盛衰見於日日有升降因陽之盛衰以天之高下較地之浮沉是非相別豈有差哉是以史氏知日之有南北不知日之有高下黃氏知日之有高下不知天之無高卑余氏知潮之不因於地而不知潮之不因於月盧氏知潮之不因於月而不知潮之不因於日也不疑於潮汐而後可以論升降不疑於升降而後可以論寒暑脩短者數也盈虛者氣也脩短出地而成形盈虛體天而無象以陽上地下而得虛地上陽下而得盈此倣于離坎之象而昧于乾坤之旨也離虛

而坎盈乾盈而坤虛盈虛畸行則子母不得陰陽雜動則化成不生嗚呼人之所見各尊其說渾儀著而斥蓋天考極星而陋測地肇論伸而舟喻絕海圖作而肇論息雖有取於一得皆無當於自然夫在天成形出地為象顯在耳目而眾議闕然況於測分彙泰吹候曠息聽出地之微灰稽在天之積宿而能視於昭昭辨於察察者哉

裴度論

洪思曰此丙子八月子在石養山居所作何一一乃自寫其出信州招征時乎十年之前已有此一段浩歎矣哉

晉公之出鎮州招討也李光顏烏重允各蓄縮無功公數入賊境斬將以聞諸權姦慮公功成又當入相所以撓之百端元稹顯結宦官魏宏簡求執政因厝置軍事居中梗公公恐亂作即

上書暴積罪過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
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大小議事有先後河
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
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
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忿憤有口者無不咨嗟且
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
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
陛下委任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倖佞亦有
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
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
有成功曲加阻礙逗留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
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

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不討自平若朝中姦
臣尙在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倘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
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誅上意甚怫猶以公大臣柄兵於外不
得已罷宏簡及積近職俄又擢積中書公乃以是遂解兵柄韓
魏公生平推服晉公卻謂晉公點簡亦有未盡處嘗繹晉公所
論皇甫鏞疏及請斥元魏書使穉圭爲之不敢也魏公見孫覺
論新法疏有古大臣出晉陽之甲以清君側者穉圭爲吐舌憂
懼數日又云生平未嘗以膽字許人晉公此膽從淮蔡來魏公
此膽從環慶來如無來處亦猶狸神強作師子晉公傳亦可不
看也八月十一日逃雨道人偶書

曹郡丞文治論

曹司李名
廣字遠思

崇德曹公爲汀州司李改治漳三年矣將奏最江東諸生問治

於余曰曹公之爲政也差保不行獄無冤人如此可以爲仁乎
余曰仁人之難也以子產之惠而夫子未之許也然而晚世之
政弊於差保則已久矣差者焚也保者溺也焚逼而焦溺浸而
不可游千金之家壞於再差百金之家罄於一保兩者相倚以
爲狹狹而焚溺之禍被於天下有仁者作而振救必自此始也
楊生天宰曰狐兔之窟不一探豺獾之祭不一獻徵役不廢而
使差保俱絀其道何由余曰噫井田之廢固已久矣四時不獵
不別強弱井竈無常化居如流使有道者爲之必先表其里閭
正其畝澮別其冊籍使其聲貌頂趾呼應相答而後可爲也古
之爲治者使其父兄各治其子弟謹於里塾辨於膠庠立士爲
理而俾之曰師閭胥率長不過計封洫別名號而已差保之說
何有焉楊生曰然曹公之爲治也不泥古而得其意不悖主而

得其事分責於縣尉按季察簿注殿最課嘉允而已是猶以頂
踵位於封洫聲貌召於膠庠也余曰噫十縣之尉不盡釋之四
季之簿已稽旬日執左券以牧鴻鴈則泮乎遠矣楊生曰不然
以道照物莫若靜以法馭物莫若簡驅羊者縱之使前罽繩於
竿微靡之耳十縣百城而必與之鬪智爭烏亭攫肉亭長寄聲
之事得失相半則亂矣余曰然則豪民黠胥逐蠅頭急朝夕與
捕尉相援如敲飯后鐘聲過而希又何所得披髮纓冠與焚溺
俱起者楊生曰噫細民何豪集於上膏走胥何黠與上鬪察各
出其豪黠角搏於下則下之爪距抽分日不可止也曹公之治
以簡而馭繁以靜而馭動月計不足而歲計則裕蓋自公之理
吾漳三年矣庭棄其蒲獄棄其繩夙夜闕之聞若無人者漳不
以斲汀不以樸汀不以加石漳不以加玉余曰然則公之治亦

有所本乎楊生曰有之亦本之孝弟也曹公之事母孝處兄弟
恭孟仁之鮮佐以魚筍姜肱之被繡以文章不疑平反劉瓛櫛
沐未足以喻其醇謹也由是以接剛柔御上下不見猜於紳弁
不見竄於鰥寡蓋自是而差保可廢也然則公之治得之資性
乎抑得之問學乎楊生曰陸九淵之治以動而靜者得之天性
以靜而動者得之問學天地之動皆簡其靜皆敬也不敬不靜
不靜不簡公入而事太夫人及於兄弟出而逢輦上交縉紳先
生至於熒獨黎庶無一不敬者敬而後簡簡而后靜自是而阡
陌可爲井田化居可爲膠庠鴻鴈流徙者可以魚雅賓几之也
余乃嗒然而歎曰噫吾之學靜與簡五十年於此矣然且未能
今乃知敬之可爲簡與靜也夫救焚振溺與閉戶纓冠同道者
則亦惟敬之以也諸生侯晉乃拜而起曰吾今者問政而得學

問官而得師問仁一方而知所以仁天下者也有虞氏有言吾
盡吾敬而上見爲忠焉下見爲惠焉友見爲信焉其是之謂乎
其是之謂乎先生書此卷末云甲申歲
中秋北山遺臣黃道周識

介子推論

洪思曰少作也子寒食家居道子推事太君聞之愀然
曰此蓋僻行之士夫人處則有親出則有君兩不可全
則宜全親之推處易全之地而爲不全之人其於忠孝
莫得焉爲之火食子乃廣太君意而爲之論云甚矣陳
太君之文也鄉之女子從之授
女則者數十家里中稱文母

介之推晉人蓋有母云晉以難逐諸公子之推從蒲者也蒲公
子亡困于食之推割股既十餘年始反其國而公子賞諸從者
之推不與焉遂與母偕隱隱且死莫之知者其言不槩見矣左
氏曰言身之文身將隱矣而文之是求顯也遂隱而卒或係之
龍蛇之歌皆賸賸之言也然則之推得爲善人乎曰有之亦不

祥之人也陰山之虬百歲而蛻委其體而以蛻行也比見燭龍而思焉及穴而死碎其骨曰曷以頂之珠爲也若渠者猶卸其燭乎遂濡海而死此亦不祥之獸矣夫之推有母也剝膚而事其君君生之邪從亡而不顧其親君鞠之邪迸疎而逃於山君辱之邪導親以稿其骸君錮其身以及其母也邪天下無明之事亦無多矣見以爲明則無不明見以爲暗則無不暗使夫天功之不可貪而何以人祿而爲出處乎且也重耳之亡妻三更趙狐之出父專辱矣而之推以藐然之身殉未定之公子未見其近於人情也令其從亡而中去前親而旋疎則長樂追舊於十數年之前厮隸之賤亦人情所恍惚耳中人且諒之况於之推高士援天忘伎者哉季路爲宰而泣曰吾親之存也無以爲養乃列五鼎羅八珍而親沒矣莫之及矣之推而乃以親死乎哉然其去晉人亦遠矣

季札論

洪思曰少作也

延陵季子不知何如人也議論沒於聖門而夫子嘗表其墓矣獨孤及曰廢先君之命匪孝附子臧之義非光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匪智若然季子不得爲下人乎宋儒深高其行曰季札之才近伯夷而王世貞駿之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伯夷則不然其爲夫差之叔父也必爲比干夫宋儒惑於公羊王惑於矇史而獨孤氏深刻之論也天下有未白之事淆亂之詞則酌其宜而權其實設其軀而

履其跡左氏曰吳師疲於楚時季子在上國矣光告鱗諸曰我
王嗣也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乃弒王季子至曰苟先
君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復位哭墓
哀死事生此亦委蛇無他之言矣公羊子云季子弱而才兄弟
欲立之夷昧死授國於札札不授僚立焉光遂弒僚而致其國
季子益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其
兄吾又殺爾是兄弟父子相殺也去之延陵不入吳國若然其
卓乎其異之也而季子將遂無兩可之人乎聞之季子蓋賢而
無後云諸樊夷祭夷昧之季多傲臬者而僚光以貪婪戾狼之
性羣豺狼友鯨鯢鱗甲肘腋皆足以泣五湖而號東海夫谿子
距來之發也挽愈曲則發愈疾鬱愈重則破愈格諸樊之於夷
昧旣數十年矣一世不王再世不王僚不殺光則光殺僚不兩

立也卽季子者以名尊德厚弭暴一時而託位於臬危之上未
必不養亂於後日耳夫當廢嫡遞及之時札已心議其非而莫
奪其父兄之說心非而足蹈之中人之腹且相訾也况乎其俗
之好鬪僚光之狡悍導之以讓猶恐其爭而季子者顧不終讓
則是投器於冰人未嘗無掛何以令溝瀆之夫不趨潢水耶季
子之介然則不利於推戴之餘正使旁觀者激其遜讓而消其
貪忍則碎璧弭爭之見也彼僚光者猶且不改其性而季子之
意殫矣迨夫奉使旣還之日豺虎已據其山鯨鯢已成其穴而
新反之叔父欲更其臬主恐決河海未足以濺之也於是伐喪
之讎反授其間疲弊之師又重之殘矣其岌岌哉自我生亂矣
城有狐社有鼠屋有烏尙可忍之况憑其親而假寵於社稷者
乎夫季子爲善而不逢其時抱節而艱於勢者也必爲之記曰

夷昧卒國宜之季子季不受僚乃立焉僚伐楚喪楚報之亟吳師疲於奔命時季子聘上國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乃告鱄諸曰上國有言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將索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夏四月光享王於掘室伏甲焉鱄諸弑之季子至光詭致其位季子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其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卒且葬夫子標之曰延陵季子之墓則吾知其爲人矣

人臣當盡力事君論

張福永曰此戊午鄉試作也

生世之大分與立身之大節兩者交發而莫解也生世之分君與臣立身之節忠與義維臣以事其君故不以勞爲瘁維忠以

成其義故不以便爲私擇便者媮避艱者亂利害焚於中則筋力灰於燼力不効志志不効心力惡其出己心分於他人此兩者天下所爲無賴也昔人有言人臣盡力事君當死生以之豈以利害變其志哉嗚呼君臣之義不明也久矣晏子緩命於庖廚而丘明以爲是泄冶隕諫於衷和而春秋以爲非夫使仲尼譏泄冶而丘明是晏嬰則人皆避死而賣其君衆皆捫舌而窺吾言乃使一身之力刺刺付之閨閣而不可盡故爲臣者不爭於成敗而爭於所當然當然而成之之爲成當然而諉之之爲敗竭力鞠躬聖賢並稱而不爲畸辭故曰事親者就養無方事君者從命無方言其義也人臣生而制命於君又因之以爲命則頂踵筋力義皆不得以之自與董君曰雲出於地風出於地而歸之天曰天風天雨不曰地風地雨也故地以其力上之天

臣以其力往之君君寂然不動中心無爲而萬化成焉是以轂盡其足而杠止其心驥盡其足而轡止其手弋讓鳥飛御讓馬走夫亦其當耳爲人臣者擢骨摘齒豈敢與君量勞佚哉周公亦云臣殺其身而有利於君則爲之况卽其身而爲之者乎力者卽其身而爲之者也卽其身而爲之又將謀所以保身者下則託之於模稜高則託之於明哲容頭過身潛踪滅跡意皆近於情而不通於義近於情而不通於義故世治則僅足以媮身世亂則不足以脫禍且以節目而敗天下之大教是子產所以焚書而誅鄧析太公所以乘傳而侈華士也氣節之尙在東京雖疆璫戰齒於名流風雅之淹在西晉雖冠綏擣頭於胡馬夫爲士而守往說謂上臣事君以心不以力吾知其值險遘難必無能爲矣是盡心者所以盡力而懈力之必有懈心也爲治臣

者盡力以倡天下則天下從爲亂臣者盡力以挽天下則天下反彼之坐矢清音朝夕爲謔及一旦勢異登顧山河而言愁對泣者豈皆其心叛也其力之不盡也北海隆中其力皆不足以存漢而義皆足以事君士行太真其力僅足以存晉而不可以事君周勃王導魏元忠呂夷簡王旦其力皆足以事君而不可以自盡夫維自盡而後可以盡於君盡於君而還若非吾力者故上下信之而不疑是以中夜止冠而盜臣觸樹絕壘祝天而飛泉湧壤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又安問堂廉數尺果有萬里之遠哉因時際遇旅進旅退得則出旗常失則寶泉石幸則明主悅不幸則要領絕此嚴子陵所譏非相臣之所自擇也爲相臣者亦自知其所當盡云耳處其所當盡五往五反秉璧棄圭日飯三升頭白七日而不爲過處其所當靳拂耳於錢穀掩目於

殫人無取於嗇夫佞士罷賞於奇功殊域而不以為愚然而靳之不若盡之躋也所以救時而匡事也故周丙遭秦而繆為能洪思曰姜米必姚姜米救時而鄰於病宋也諸本皆誤處其當盡而靳之為潛處其當靳而盡之為亢潛與亢皆不可以乘六而普施然而靳不若盡之察也易曰無成而有終力既盡故無成君可事故有終記曰善稱君過稱已則民作忠力歸於君故多善力盡於已故多過勇犯之誓晉也君子以為要君夫謂其以善自成而以過與君也博陸之攀轅君子以為不學夫謂其不知君之當盡而力之非已也晚世之事君而不自有其力則寡矣不自有其力即浴日回天猶之抱蜀懷祔而行於廟也豈待強其聲色哉故春秋而下吾得數人焉長孺子政孔明伯約越石景畧魏徵陸九深源梁公韓魏范溫此十四君者近於盡力而成敗勞佚

往不盡同則又盡人以俟之天而已夫盡力以事天與盡力事君之心豈有二旨乎成敗勞佚聽之天生殺榮辱聽之君然亦未有盡力事君之臣而終不獲天顧者盡力而取報於君之前猶力其田而詛說於嶽瀆也其不震於風雷則幸矣是戮力之與荒功爭禍也又烏足以匡天下之變而立上臣之極哉

上士不交論

或稱金木椀而成器火水蒸以濟用土以一質互取四方交道之興豈其然歟夫東西殊尚而元赤異照或相擊為雷電或相沴以禍孽雖居燥流濕合下土之常藏寶植株兼高原之美要各得以居方非互取而成義也得道者質具而自行因彼者讎存而亦化是以上士責其一身眾庶紛於互涉攷構亂之所由未有不始於交與之會者也易曰天地既交而物泰又曰剛柔

始交而難生天地交而成泰剛柔交以始難言交之合於靜通而亂於顯動也至治之情通於夫婦極亂之道肇乎朋友故情叶於一專道殺乎沓象交道既多而亂世始大矣攷古至人胥循厥真行無駢轍出希儔疋披衣之訓齧缺如瞳犢之新生蒙叟之答楚威尙神龜之遠筭翔其全羽則巢父擊許氏之膺挾其一毛而顏觸矜死士之壘獨行無咎所由來也且瓊英孤出蕭葦叢生鯤運溟澥則五島分其餘鱗鷺集萑洲則千羣棲於一曲既大小之異尙故奇萃而分處太上不交何足怪哉乃稽有朋之端載繹締盟之誼非葆力以監勳則靡胸而借智或簾吹以揚聲或軌逐而爲利侶處類行如此而已夫雞不連棲而司晨一候虎非共谷而朝嘯同風苟無虧乎一良又何取乎兩澤維歸要於四端所窮底乎二亂也故共工兜鯀無殊朱虎之

儔華士夷齊不異展禽之旨勳庸相比則伊尹與妹喜交淫道藝互資則尼父與矇工分技迨於榮名矜砥崎行競趨蕭焚營以爲芳桂和薪而共爨遂有羊哀擇名驅伯桃於樹中季子深衷怒張君於座下胥靡絕頸而反拘左儒殉身乎九復形結於中動制於外捐脰相程不已悲乎乃如端居多暇清掌相樂離坐誦楚客之辭交錯引淳于之石意已薄於層雲言不踰乎尺几此周公所致恨乎安寧而孔氏所貽譏其終日也又至同堂炙襟分裾戰舌辨短則狗曲蒙嘲言伸而鹿角自直孔仲和以之見讒董仲舒以之下獄雖未式於從凶已坐其無用矣由茲而談世俗所湛上則四要下則二豫復之皆有層冰之虞執之曾無塵影之係倫非其性不足爲也夫喑喑相呼意在覆粟甃甃相負情在甘草所以伐木許許明負重之聲中林牲牲見麋

悅之義若夫反智去故則頑石不假慧乎徑夔齊是滅非則孩
童不印知於項橐道寄於旁人牝求乎在我兀然當中邈焉四
際雖斑文狸虎可稱禦侮之交接翅燕鴻不失後先之友也又
安在必逢松而誓水入谷以問蘭哉湛德之士樂靜惡動薄嘯
傲以鳴清陋琴書之質致乃俾觀於閭市錯以廡席共射如出
籥之魚同旋似歸棲之牧適足以噓其鯨吻遠彼麟心矣是以
上哲之倫行歡共影中智之士奔呼其車易曰三人行則損一
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三之命疑而一之致志也夫子捐書而
進者益親陶堯善讓而至者益去多締之繒旁裂屢顧之人內
圻故上士不交則可以守嗇守嗇則神完神完則壽至鶴孤舉
而永存螭羣飛以暮死摯峻絕子長之歡故禍輕於蠶室嚴遵
却羅冲之贈故齒茂於下簾今夫害馬敗羊未窮厥彙凶終隙

未姑貰彼愆然使恒居酬對未洞尻脊之原邂逅傳眸不當莫
逆之眎小煩齒頰或費佻僕則已遠於太真之庭無暇漱其元
和之液矣出見紛華而癯子夏望齊練馬而天顏回取情智以
相煎必鬻釜而俱弊性命攸分不可不審也夫以道路之人喜
怒無涉而規其鼻息以簧內臟嗚其齒色以繞衷腸百害因之
不亦過哉上古人如標枝而壽皆數百歲中古人如比葉而中
不過六十攷其所由則是非之生乎雜處而憂樂之傷於顯動
也如復遠彼雜處戢其顯動息形窈窕之房冥心宸曠之外高
不礙於斗杓庫不攪於地極前無鳥隼之迅燥後無龜蛇之隄
夷則千百之歲不爲久矣夫魯頌三壽之朋秦逸四公之皓皆
連蓺芝畦均輸醴澤然相其神存觀於嬰眇旣齊悟乎不交則
同宗於自得也倘上智未凋則絕飛各引方使扶桑東出芥彼

青浦集卷十三
巫龍之枝鸞鷲西翔喙此銜火之鵲豈徒避蔓絲之附體而驚
不鳴之受禍哉

文不傳人論

夫文生於人人不生於文而謂文能傳人者此古今之通繆也
人既往而不留文雖存以奚涉猶葉辨於樹樹灰則此樹迷彼
樹之葉火傳於薪薪盡則此火迷彼火之薪文自飄於浮騰人
因居乎實化故文既可傳自應以文爲主人既雜文不復以文
爲尸也聖賢所載傳理而不傳身史籍攸垂貌人而非貌已響
已受於所傳則聲不留於傳者是以聲響相訛不訛彼人之貌
名理互嬗無關作者之身譬之山川出雲雲出而山川自隱龜
龍著象象著而龜龍奚居韓雲如布趙雲如牛布非所以傳韓
牛非所以傳趙而箕星好風畢星好雨豈見風以謂之箕見雨

以謂之畢水相激而成文想結因以爲夢激之水可以車夢之
人可以鹿必藉文而傳人猶移車而取水執夢以求鹿也夫璧
自可傳璧不以傳而與雕人不可傳人遂以傳而與墨既傳文
則非傳人信文滅之非人滅由斯以觀人窮而文始著文傳而
人謝位人扶文以出條文代人而易蒂其不傳人所由來矣上
哲之士以人爲文故無文而人不死中智之士以文爲人故文
顯而人不居人艱於此留文輕於彼借不諒人之足以久存而
謂文必於不朽者此靡哲所以不愚而風波因之競喪也夷光
之顰世所共美然而累世不能知夷光之顰東鄰之笑世所共
迷然而極想不能獲東鄰之笑是則傳顰無當於夷光賦笑何
涉乎姝子既憐之而不親雖訾焉其何戚且剖珠於蚌者言珠
不復言蚌獲貝於胡者言貝不復言胡與胡傳貝固去而永離

與蚌傳珠將存而孰合乎維粗洞其合離乃無疑於主客當其人主則文爲客文已等於噓風當其人客則文爲主人遂均乎石火燕人衣錦不知越女之機越女組神不附燕人之體組錦在機則當以越女爲主杼軸旣抽則當以越女爲客也文非一主客無定人故有一人之文而彼此同標有一時之文而後先殊論人旣隱於不知則文皆移於衆指矣鼎龍歸而出靈蘭之典會稽沒而著山海之經偃佺垂言於相鶴甯戚著論乎飯牛皆文非其人而文自盛以人傳文而人無居也乃如師曠疏禽以目而傳瞽齊丘書化以盜而傳真使誦禽經而傳子野之辨目眈化論而躋巨盜於元門豈得謂人之姓字與金石俱堅覽其毫編而神情斯著哉所以離明爲火出於木而變常巽下爲風生於火而同革言風火旣嬪則永離其本標而文章自行信與人爲無涉也雉文眩水眩文而非眩雉翠鳥珍毛珍翠而非珍鳥雉不自有其爲文鳥固不傳於所翠然則爲文益工而滅人益速文方訣於毫端人已謝於千里託姓字爲必傳者固賢愚所同病矣

性無嫉妬論

觀夫嫉人有技穆公著誓於秦中妬子蛾眉正則行吟於楚澤是則男子嫉賢女人妬美將其性之自然抑時論之未察乎夫賢在男而爲彥美在女而爲粲以其性之所喜而反得其嫉妬者利慾構於中而怨惡開其難也爰知嫉妬生於利慾而不生於賢美小人嫉利而非嫉賢悍婦妬慾而非妬美今謂士以賢而見嫉女以美而獲妬者此皆攬憤之私言非披根之達論也宋鮑獨居而都人共麗夷修並坐而越卒疑神成聚成都之眾

傾城傾國之人皆未聞訾其聖賢而害其窈窕者在廷絕奪柄之嫌而當房無專席之慮也今使行父與讎麋爭權則讎麋見嫉於行父孟姜與宿瘤競寵則宿瘤取妬於孟姜豈讎麋之材麗於行父而宿瘤之貌冶於孟姜哉權之所託雖盃而見嫉寵之所歸雖醜而得妬苟復散於不爭則兩情之各適矣齊封尼父而晏嬰行讒吳任伍胥而宰嚭勝說使尼丘絕意於齊魯則晏嬰之說不行伍子滅跡於荆湘則太宰之言蚤紕是晏嬰伎齊相而非伎尼丘太宰嫉將軍而非嫉伍子故曰重位破賢美寵破色樹以美蔭而或伐其枝玉以美玩而或碎其器刑劃於所爭則情乖而無恡由斯以觀君子之禍緣名位而非才能小人之性有怨爭而無嫉妬名位不設則駃騠與駑馬同居稻黍分肥則雞鶩與鴈鴻共搏不謂君子之迫名位而謂小人之多

嫉妬豈不過哉且人自謂賢則劣之者至女自謂美則醜之者至矣韓非自是而卒以舌窮樗里多機而終以能敗絳灌之絀賈生袁盎之殲鼯錯皆自處於隤危非因人之嫉妬也卽墨之女五逐於鄉柱下之老夷猶於狄志殊則逐於閭里道廣則合於羌夷非羌夷之性易歡而中國之人好妬也若謂小人忌賢望影而致嫉悍婦忌美聞聲而作妬亦當痛心疾首以裂禹益之編厲齒撞胸而噬碩人之詠終且託爲美談引用口實亦足明美好之無尤而嫉妬之奚有矣夫聖人飾已不詭於人情哲士從時不撓乎衆患是以欵中滿覆勸忌盃之書奇服冶容勸誨淫之戒言賢愚之性同虛而鬼神所喜在順也如復挾其多才陽陽有處父之心飾此媚姿媚媚比茗華之石則亦君子所共惡矣何獨小人之與悍婢哉乃若凶邪殊性見於異類窮奇

聽聲而食忠信孔雀妬采以繫文衣將猶桀紂洩憤於直言齊
王患臭而去紫或其質之不宜非顓疾於美好也苟斯義之不
宣乃尤人而滋戚遂以修能媵質爲造物之張羅奇節壞材屬
聖賢之設阱片時齟齬卽誦悄悄之詩一事屏捐終抱恨恨之
恨言妬婦則比他人諷麗姬則怪自己是知鄭褒之計已姦而
不知魏姬之成拚烏知叔向之母不曠而不知叔虎之爲龍蛇
也夫君子進則小人亡新人親則故人薄旣護寵以自爲則爽
權而御彼欣惡之情彼此一耳今謂君子不爭而小人獨嫉新
人不御而故婦自妬遇無分於名位怨獨集乎賢美若修容不
渡而立段氏之津祭服疑雷以涉妬女之水將末世而性媮抑
裨官之陋說豈其然歟

貴飾尙利論

聖人之教貴飾帝王之道尙利殷紛覃施如此而已何則沉黃
浮蒼以飾自辨橫生反首以利自育故使天地熊熊俱衣文繡
萬物將將俱獲珍玉此至人所謂大亂而賢者所謂大治也軒
轅作蓋而著華蕤顓頊受圖而納浮磬觀象畫卦明西澤之有
金彈琴清歌悅百風之爲利是以君臣相辨飾去則分夷眠庶
交親利衰則澤息仁與智分鑿以開利義與禮分繪而作飾今
使聖人去利則仁智屯其雉膏帝王去飾則義禮窮於豹鞞矣
夫繁纓交旒何與乎裳衣龍輻翠翼曷關乎筦簞夏定九品之
錯周分五等之玉申伯明刑而作贖鏹呂公成務以肇圓錢創
之若無益於靈心暢之亦靡華於泰始然且聖人爲之者以爲
不飾則上不尊不利則下不順上不尊則下疑下不順則上絀
也是以大寶曰位極以蘭珪之文阜民曰財窮以華戎之產比

貴則大園之散垣星言尚則羣鱗之趨一壑揆二物於同流斯
萬緯之大總矣天鳳王百羽不假飾於冠纓龍帝昆蟲不採利
於陂澤朝鳴則甘露自生時動而清波遍沃聖人造羽以學鳳
冠棄雲而希應翼猶恐絀於神工故特闕而不說也是知陳圖
則球璜貴於黍稷輪用則資斧上於流泉武王之因雉門而不
因沮漆孔子之使端木而不使顏回非有飾之爲貴而豐利之
爲上乎且如蹇產徒步則愛者勃谿昂藏當車而怒者俛使尼
父褒衣而稱喪家之狗周公赤烏則言遵渚之鴻夫周公之飾
足以文身而孔子之利未能反物名位稍殊則妍醜異號者是
冠履之靈於聖人而賢哲之輕於銖兩也故飾在則裸國擬於
尊神利窮而民萌賤於鳥鼠絃綖加於土木則過之者搶頭王
后值其災危則當之者攘臂取飾益高則禮儀益著出利加普

而仁智斯大矣河潤九里比之公侯嶽出五金封以玉檢魯頌
奚斯所作秦築女清之臺皆彰飾之足貴而利之無害也以飾
取義謂之禮以利行仁謂之智舜作漆器而諫者不止齊策鹽
海而議者不息夫漆器之先爰有玉管煮海之始已歎阜財而
疑且諫者何其論之未譬乎乃若鷓冠之滅臧氏寶劍之亡虞
公榮夷死於好利檜君衰於好飾維翫失之大寶故卒犯其大
患苟不拂於四端又何乖乎二要由斯而談善卷爲帝不復反
於茅茨石戶理民亦究心乎利澤黜聖之別聖賢追琢之章王
者闕之則爲上權敷之則爲顯道苴屨之儒目輕黼黻立心之
士口絕金玉果不足與談乎經緯而適於世用也

人主之學以明理爲先論

甚哉理之難明也人主必以理勝天下則天下爭以理中人主

上下交爭理而欲乃乘之不奪理不止故秉道與法者王者之務也因時審勢者霸王之事也論事察情者中主之智也理者範事與情包時與勢靜不失道動不失法非聖人則未之能明也聖人之所能明者私則爲欲公則爲理去欲明理獨得其要而已夫不得其體要而必曰明理好問察而得之則其志日以苛智日以下不好問察而得之則其意日以亢智日以高故理者巧佞奸猾強辨柔美者之所共借而往昔聖賢所不能保也正人曰不黨不爭宵人亦曰不黨不爭正人曰勿貳勿疑宵人亦曰勿貳勿疑正人曰納牖巷遇宵人亦曰納牖巷遇錯置易面東西南北皆喪其處故人主者攝衣而起立於北房左姬右御前闈後媵顧盼啼笑則經籍之言杳無所據也出而立於斧展藏心別色各如其面彼亦一是此亦一是分聽則多疑合聽

則多翳立取銓衡而等之其所謂理者安主乎聖人之所謂理者要以理天下卽以理一已遵道與法歸於無過而已矣天下之事虛不準道公不準法道不揆之於上法不守之於下唯理之勝卒兩不勝而壞天下之事者若漢之於中官唐之於降夷前宋之於國用後宋之於和議是也漢之於中官陳竇則曰不盡遊諸閣寺復周官之制則永巷奧伏必不可治何太后曰闈寺之中但當誅其不善者耳有漢以來爲治已久今帝新棄天下朕奈何楚楚與士人對事乎此兩說者其於理均有也唐之於降夷李德裕曰維州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番之牙城之可以坐制牛僧孺曰吐番綿地萬里失一維州無害其疆今方脩好而先納其降卽得百維州何益此兩說者其於理均有也前宋之於國用司馬光曰天地

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王安
石曰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供天下之費自古
治國未有以財不足爲患者此兩說者其於理均有也後宋之
於和議其主戰者曰爲天下者後其親昔高祖不顧太公而楚
卒歸太公呂卻不顧惠公而秦卒歸惠公其主和者曰虞舜不
以天下而易其親公劉不以玉帛而易百姓奈何以二聖之重
輕於江北之地乎此兩說者其於理則亦均有也故理者天下
之所共借聖賢之所不保也人倫之大天則之顯君與臣言敬
臣與君言忠父與子言慈子與父言孝昆與弟言友夫與婦言
順此自天地以來未有易也而一念不淨百弊互起伯奇以爲
怪子共伯以爲逐臣昆弟構爭夫婦相棄者不可勝數矣彼其
間亦多有明主察后也夫豈理之不察而情事乖反至於此極

哉理與道乘不體道則爲意理與法遇不乘法則多弊總道與
法唯理是取而揆於至當極於無弊此非聖人之才必不之能
也中主之於理從經籍而得則去經籍而失之從一人之言而
得則易一人之言而失之從中夜寤夢而得則去中夜寤夢而
失之先王知聖人之才不可易得故約古聖之言以歸於典章
約天下之言以歸於宗訓約寤寐醉飽之言以歸於歌誦箴銘
曰使後世之人能守吾之法卽不甚遠於作者之意而天下之
治不至於大壞而不止故人主之學不智於聖人之意則必愚
於先王之法也不智於聖人之意而愚於先王之法卽不與聖
人爭智亦猶先王齊愚矣炎帝之嘗藥也日遇七十二毒後人
之守之或終身而傳其方終身而傳其方則不爲明理也不傳
其方而明其理日取百草而咀之不死於毒草蓋終身而不得

一方三季之衰亦皆慧主也鴻都之小學中書之章奏延英之
講論亦皆能白之也而舊章一墜禍亂雜作故老棄而不敢用
故士棄而不敢復庭無一是之議野無一勝之搏天下賢士大
夫互持其說彼此相詆使其時事情勢交諉無所棲泊乃曰人
主之學不能明理也嗚呼將使人主決後房開虞廷日與諸臣
談危微爭勝之事諸臣則固多有未遑者矣而獨以窮理格物
責天稟之宗是使稷臯夔與榮夷石父同舍而講義也然則其
體要如何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用弗詢之謀不聽無稽之
言遵先王之法以要宿於禮義靜以通之正以居之如是而已
矣然則如是談理者不又方始乎曰日月章章電星不光至理
不理理言乃止循法體道而天下無事

明君成功必取於人論

善用眾者大審微大審微則毋以耳目格於天下夫天下之明
聰發於耳目心思藉之不發不刻故知禍之所在而尅之爲德
知利之所在而尅之爲賊刑德兩取不可以不察也仁者取仁
以利於人義者取人以治其人知者取人以侔於神故知者上
也仁義所藉以爲前刻也管子曰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
服習徧知蓋於天下夫天下之心思可蓋耳目不可蓋以一人
之耳目蓋天下者非取之人焉往乎孫武曰先知之道不取於
鬼神不象於事不驗於數而必取於人故人者鬼神象數之合
也鬼神之情屈陽而伸陰陰陽之交而人間之星象之事兵鉞
而刑鎗鎖鉞之參而人間之動靜之數奇贏而偶乏陽遲而陰
促贏乏遲促之間而人間之故人者天地之所取間也貴而用
之不可以不察也管子曰小征千里徧知之築牆之堵十人之

齊澤沛身卷之三
聚日五間之大征徧知天下天下之會日一聞之夫以天下之博千里之壙堵牆十人而日得數間者不以吾之耳目蓋瀰於天下則必盡天下之耳目取而奉吾以天下之耳目盡取而奉吾此不可以銖鎰稱也故孫子曰愛爵賞百金而不取人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夫孫子則固管氏之教也管氏以天下之重寶當人之聰明不徧致則不足以大取故顯以齊國之利流走於天下孫子以人之情存於利不陰制則不足以先取故微以神紀之說挾公家之費其要以取人而不制於人以間而代戰夫以間而代戰其於戰者有間乎鎔金爲鏃取者斷於志范金爲劍取者斷於頸則是無間也間戰不二戰危而間微智者必以我無間而後審間於天下夫我無間而間天下者若注水於屋漏之上我間而必彼取者若挾兩罅而接其鏃羽也而荀卿氏

則以爲是小事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間不可詐其可詐者路賣者也滑然將散者也以桀詐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猶以卵投石也夫孫管之教則豈以間爲詐者乎孫管之意以間而取人則逸於得情逸於得情則物鬪不費人情物鬪皆取於間則其仁不窮於致術義不絀於殫威夫穿虎兕於嵯巖之側鬪殫矣猶日闕之九往而十反鋒鉅在前而獨以爲壙莽者是焉所得其道浸乎夫天下之有君子則必有小人以君子而探小人不得小人以小人而探小人則得小人者數也水土者小人之雜也其耗爲盜故鎮之以金木火者兵刑之雜也其動爲賊故湛之以水故金帛財貨者天地設之以制小人佐戈戟極楛之用也君子得之以用物情而因爲之開閉敵情將閉吾與開敵情將開吾與閉其開之閉之非敵情之用則人情之用也凡天

地之與君子君子之與小人皆有所重悶慘而召之則彼此相起天地闕其金寶百姓悶其腸胃正人悶其名義邪人悶其隱過此數者皆可陰治也陰治而作之如蚨之與母無往不還故金寶之走走萬里腸胃之走走千里名利之走走萬里隱慝之走走千里管子之耳目所以徧於天下者則必有操其心志固握而陰治之非可以博施也方管子之治齊煮海鑄金牢山瀦淵天下無知管子之爲者而七十國之情管子則皆盡取之管子旣取七十國之情而因以用其人故夷狄之動靜列國之禍害叛服去取無不就而若語也故以遷國則食牛乘馬魚軒重錦宿昔而備以羅致天下則南金璫瑁代狗燕馬騁於萬里夫管子豈畏人之取已哉以謂欲取天下之人則必使已蓋於天下欲得天下之情則必使天下得吾力故曰管子之兵未出境

而無敵者八焉無敵者蓋之也以存乎財則財蓋天下以存乎工則工蓋天下以存乎器則器蓋天下以存乎士則士蓋天下以存乎政教服習則政教服習蓋天下以存乎徧知機數則徧知機數蓋天下夫財器工士者天下之所共取也而政教服習徧知機數非天下之所能取也昔者燕旣克齊珠玉珍寶皆歸於燕財蓋矣田單設間又因而取之楚旣勝魏益治鯨革犀兕鞞如金石器蓋矣張儀設間又因而取之吳旣破楚西絕楚水召甌越之師鑄飛搏之金工蓋矣勾踐設間又因而取之魏爲武卒負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日中而趨百里士蓋矣孫子設間又因而取之至於秦而東取工於鄭西取士於秦間之所至無不反取也而管子之時獨無能取之者管子以其財器工士託於政教服習徧知機數非以其政教服習徧知機數而託

於財器工士也故曰與天下共守者則無不守與天下共奪者則無不奪苟與天下共取則雖敵人之子皆可間而使之也故凡強敵桀鷲未易猝搏有可間而取者七焉部落散多新附未安此可間也數用淫刑非時殺人此可間也貪而欲搏又負窶藪如晉鼯鼠此可間也將非其種內無公族鷹鷂之合此可間也不安其俗而與我同服食此可間也主老而子多此可間也子多而強彼此相長此可間也凡奸民射利未易撮絕有可間而取者五焉羸在於敵廢其所貴貴人不服則細路絕此一間也羸在於我貴其所匱厲爲之禁則彼延喙此一間也不閉往來而棄其物此一間也不閉往物而厚往者此一間也刺得其情每因而反之使彼疑滅此一間也此十二間者管子皆用之三年而霸天下范子用之七年而吞強吳夫范子則亦管子之

教耳而荀卿氏則以爲是傭徒貿鬻之道也夫道苟不至於聖賢政教服習徧知機數又不蓋天下而僅以門戶限人者則必有術焉鞭笞而開閉之開之太亟則內權出於便寢閉之太亟則嚴庭棘於拔劍閉而猝開則子爲之師當一敗開而猝閉則大索之令重逐客不閉不開則金死於境外賊生於暈中君子於是審微而謹治之貴貴而賤賤正正而反反卽管子亦自謂王道卽不廢也夫以王道所不廢而可與百姓同患則卽以耳目心志通於喙息飛走者於仁義奚害乎且夫傭徒貿鬻者之取人則以爲利徧知物數者之取人則以去害也天地有君子而必有小人猶龍蛇之雜處以小人而治小人猶蛇卽且之相制也持之太狹則取之不力得其大利去其大害則雖重誅賞之天下不以爲蠱夫孫子之道則猶未及此耳孫子自謂無間

之師不暴甲而治而卒以侵伐不已受間於伍氏則是孫子之過也其謂不受高爵厚賞以知人之情不憚重威以誅聞告之事者則未爲過也今以耳目無置之身謀心脅一奮之事鳥舉則疑獨行則疑眾乃薄之以爲竊符揮錐盜裘挾金之故事試問其左右守將門謁舍人之姓名則固已離叛久矣且豈獨其姓名離哉其眼耳腸胃已易置而走於市是則唐睢頓弱之所大笑也故曰孫子之道不及范子唐睢頓弱之道不及孫子然於明主之成功則未也荀卿子曰仁主用國日明又曰仁人之兵不試夫用其所明不試其所疑則禍瀉於仇敵而功蔽於天地仁義之師必由之則吾於是取焉耳

精一執中論

帝王之學莫大於葆微微者天人之始象化所由起不繫一物

以爲物宮故謂之中不入其中不可以知微不可以知微則不可以造物成位於天地故微者帝王所以宅中本天而出治也知微而擇之爲精知微而守之爲一厥中微濬則玄黃始戰殺動而不可執北極者天之微幾也圓而規之太乙之宮皆以爲中微而察之毫髮相距則巨數百里故園中而察微其靜之微動動之微靜鍼芒始開神集其端屬目者所不敢視屬手者所不敢指也離朱涓曠倕羿此數子天下所謂精理也意巧所射無的不洞然以目視則有所不視以耳聽則有所不聽以手治之則有所不治至於微而耳目手指控揣之伎皆止矣故微者聖人所以收視反聽涓神明之舍而正陰陽之馭也端策而拂龜執圭而量晷無聖人之道而皆有其意抱蜀而立尸總干而持旌無聖人之意而皆有其義張侯而繫正挈壺而浮矢無聖

人之義而皆有其器聖人之道不能使人共擇中能使人自審
微也日月之光下於屋漏方者以爲圭員者以爲璧以爲微則
微在於是以爲中則中在於是孰能登於日月握玄樞以揆黃
赤之衝者乎故聖人之所制治與聖人之所自制則莫不於微
也微存之中魂魄熊熊已在乎其中則信無不在乎其中苗頑
之亂讒說之行孔王之列朕師之驚此數者皆聖世之所時有
也聖人以爲苟不足以汨吾微卽與麋鹿撞鐘鼓日起吾側不
足以撓吾之中苟足以撓吾微卽謝袵衣卻二女逃大麓而息
風雷於空洞之舍亦豈有所獨執哉故曰九年之水非水也七
年之旱非旱也鼎耳之雉非雉朝拱之木非木也微幾動於中
則顯象應於外夫以五十之熙載而有一念之倦勤七世之立
王而有一日之慙德卽使大潦稽天蘊隆焚山比於危戰則猶

未爲烈也故曰已知包苴是有包苴已知女謁是有女謁漆器
比於玉杯陂漢比於石槲無而執之不爲精有而執之則已未
故聲色者聖人所爲大末也至微之色不可繪至微之音不可
察察可察之音繪可繪之色則聖人可執與衆人同逸矣舜之
始逸也曰予欲觀於五色後世聖人因之以弊女紅墮農桑貿
妻易子以娛人主之觀色曰予欲聽於五音後世因之以寫曼
靡恣角觝千唱萬和以飾人主之聽音方舜之察之未爲不精
存之未爲不一也而聲一大則微幾已分微幾已分而中氣蕩
然遂不可執夫舜亦豈意其微之不執而後遂此極哉亦豈不
意其後之必極而力存其微戰戰然執之哉天下精微之會細
不可揣雖聖人亦有所費力也故曰舜禹窮神亦有人心桀跖
窮愚亦有道心執之於微則無不存失之於微則無不亡微乎

微乎孰能研精而一幾乎孰能反其窮窮而與獨居乎可與獨居則可與葆微則精一執山義盡於此矣

明目達聰論

善法天者主日善法日者不炳火而照於室炳火而照於室猶未至於昧處也而聖人不貴者謂小察之不如大知且惡夫獨明之有衆蔽也夫一炬索照不皇十指之知而一指當前已失百炬之照使就火而可以當日則鴟羽鱉鑑已十城而享於市矣故耳目之有明聰此各有其原本也日精藏於中而光耀接於外出入戶牖而明聰生焉故耳目者日精之闢門也日精在天結於人心出入耳目四面應之必以耳目而爲孤據之器非暗入殆矣古之聖人其文貌尙疎嗜欲尙淺簷階尙近酬對尙簡滂然雲生兩闕之間無以異於耕稼陶漁之下故其耳目通

而聰明易遠今處奧窔而視聶伏鞞鐸鐘磬有所不辨而又益以多指之眎多舌之聽樊然管之勢必有獨眎之目獨聽之耳出其明聰以勝天下之耳目而耳目與明聰始亂而無算夫天下之明聰固有不生於耳目者也崖石之相照銅鐘之相應牝谷之相呼草木之相蔭此皆不具有耳目者而其明聰已若此矣聖人知天下之物皆可相貴以精相御以氣行於虛空而了無所滯故以其神理歸於日精以其脈好歸於岳瀆岳瀆者日月之所取景也岳瀆無光而日月照之使天下之動植潛游人物姣醜皆著其數若繡者之著繪日月亦無光而陰陽之精照之使天下之流峙縱橫蒼黃高下皆著其數若照者之取影故日月之中有潛見飛躍猶聖心之中有臧否妍媸有懸照而無留體也日以太陽而景避精月以太陰而照疑神避精者

養其威疑神者復其光聖人之治人也使人晝服而夜思不能使人不竊其精靈而自強見夫晦昧曠風而暉魄不改者矣見夫晝廡豎屏而蔽於九陔者乎故夫日月之食從地之偏正以爲圓滅也倚南而眡北倚西而占卯則其虛廓殊反矣聖人之神明淑然自圓使地不踣天水不射火隔四方者洞然而相望也舍貴而登鰥戮父而顯子養辜而待歲試可而嘗禍或決之一日之間或持之半世之久鬼豕相疑而十數聖人者卒不以相非其不以相非則豈不以此空澹之內一晝一夜日月之精華卒無顛倒乎卽有所顛倒而此澹然含照者使之晝撫而疑魄夜撫而疑魂而我之聰明與彼之耳目亦共透於不漏故天下之物各瀉澹以自照也動淖者照之而彌近動澹者照之而彌遠天地之中金木土石骨骼泥滓彼此間閔不知其極而陽

精一射上下洞然雲之發於石火之發於木雷之發於海皆動於無虧之中而達於微茫之際重崖不能爲之扁層泉不能爲之撓由是而觀巧王囂讒寇賊奸宄或置或聖或肆或殛其無礙於神明亦若是則已矣崆峒者無物之巔也七聖者疑晦之下也辨物於無物之巔則物豁於莊達辯道於疑晦之下則道迷於蟻馬有道者養虛於中扶日而出精日精所通萬物自告岳以貢其雲瀆以貢其流孰黃孰青孰濁孰湫口不待問而天下自應昔管子之治齊也旦則朝其井軌而問之曰爾之鄉有聰慧而爲仁義者乎有拳勇股肱秀出於衆者乎禹之治宇也旦則問於諸侯曰爾以寡人爲驕乎夕則問於大夫曰爾以寡人爲汰乎甚矣管子之智不若禹禹之智不若舜也管子以人而程人禹以人而程已夫以人之耳目託於人與以人之明聰

益於已者乎是湯之所謂舍日炳火而照於室也

黃海通集卷三

三

